

西方畅销书译丛

Le jour de la fin du monde une femme me cache

海天出版社

海天译丛

世界末日

[法] 帕特里克·格兰维尔
管筱明 译

一个女人藏起了我



世界末日

一个女 人藏起了我

[法] 帕特里克·格兰维尔 著

管筱明 译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末日，一个女人藏起了我 / (法) 帕特里克·格兰维尔著；管筱明译. -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2001.1

(西方畅销书译丛)

书名原文：Le jour de la fin du monde,
une femme me cache

ISBN 7 - 80654 - 363 - 5

I. 世... II. ①格... ②管...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8228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[http://www. htph. com](http://www.htph.com)

责任编辑：胡小跃 封面设计：张幼农

责任技编：卢志贵 责任校对：张 玫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：10.5

字数：180 千 印数：1 - 5000 册

定价：15.00 元

图字：19 - 2000 - 094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**Le jour de la fin du monde
une femme me cache**



©Ferrante Ferranti

帕特里克·格兰维尔

一架满载乘客的波音客机在巴黎近郊坠毁，二百六十人遇难。飞机失事时，一个偷车贼刚好经过现场，顺手偷走了飞机的黑匣子，逃到附近一个小镇上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藏起了他。这个叫罗玛娜的小学女教师虽然收留了他，但并未向他敞开心扉，两人各有秘密，各怀心事，相敬如宾地生活在一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终于产生了感情，并随之揭开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秘密……

本书作者帕特里克·格兰维尔为法国当代著名作家，曾获法国最大的文学奖龚古尔奖，他的不少作品都已译成中文。



世界末日到来之前。他们在监视我。好几天以来，我就感觉到了。他们躲在一辆汽车里，具体是哪一辆，我也说不准。不过我曾经发现有两个可疑的家伙在我房子周围转悠，他们大概在偷听我的电话。他们在等待时机，要把我抓捕，好知道更多情况，好追溯到更远的地方。这是些平庸家伙，一些量小之人。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盯着我，把我断送。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职业，出于施虐的例行公事。他们并不是敬业守责，而是因为一种嗜好，得人家钱替人家盯人、害人的可怜虫的嗜好。他们有耐心，麻木不仁。与粗俗的背景、与我们的买卖、我们的生活倒是很相配。他们是一帮下流的家伙，一群废物。我由于干过危险的事儿，正好碰上了他们，可是我并非不知道我的命运是多么可怜。这种清醒支持着我。他们大概对自己隐瞒了，至少部分掩盖了真相。他们只是隐隐看见了真相，就要对我实行报复，

而当他们动用得到法律支持的暴力时却忘记了一切。然而这种法律不愿再为他们说话，他们也不再赞成其功效。它继续存在，只是为他们的恼怒，为他们动物般的愤怒提供借口。

然而世界末日还是来了。我终于发现了他们近来在人行道上的藏身之所。他们大概是躲在一辆小卡车后面，就在一辆普通小汽车和一辆浅灰色的有篷小货车之间。在灾难降临时，他们如果真是躲在那里，肯定被砸死或者砸伤了。不过我并不为此庆幸，因为有那么多垂死的或已死的人和我们一起混杂在尸骨堆上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不寒而栗：觉得他们进过我家，翻箱倒柜搜过东西，有一些蛛丝马迹背叛了他们。一些东西动过了，他们的存在不可触摸，他们的经过是那么邪恶，于是我不再待在家里。我等着某种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。也许我感到这悲惨的日子临近了，也许我希望它来临，也许我愿意被爆炸和烈火毁灭。把我长期的苦难换成地狱，把我的命换成威严的命运。

这些蠢东西缩在他们的破汽车里，彼此开着无聊的玩笑，争论一些事情，诉说他们的隐情、爱情、怪癖、女人、孩子、孤独、断线的奇遇、破碎的幻想。我成了他们拿薪的理由。他们没法预见滔天洪水何时漫卷过来……一场巨大灾难通过无边的死亡落到他们身上。一截砖头砸在他们车上落得粉碎。筑墓的混凝土。是啊，一声可怕的爆炸，坟墓开了。可这究竟是结束还是开始呢？

我从未真正仔细观察过他们，我只是远远地看见他们的面孔。没准在抓住我之前，他们就被淹没了。

灾难之前一个月，我与一个女人断了关系。这已经是世界末日了，我又成了光杆司令，身无长物。大概我已经秘密学会了消灭事物。后来，在电视上，我看到一些家庭，一些幸存者在瓦砾前面哭泣。我呢，我毫无内疚。没有为社区流一滴眼泪。所有恐慌，我在和她分手时全都经历过了。只有坐在汽车里的这些白痴，这些迟钝家伙还相信我，相信我的价值。他们失踪了。再也没有什么人打我的主意。



滚滚惊雷渐渐弱了下去，倾盆大雨的势头也变小了，于是在吐出这滔滔洪水之时，老天炸裂了。从世界的心脏迸发一场爆炸，接着又是一场。震动。震天动地的喧哗。还有火。烈焰熊熊的黑夜。崩溃，低沉的咆哮。尖锐的撕裂声。我被气流扔到地上，摔了个跟头。摇晃，猛烈的碰撞。惶恐，惊愕。接着是像炸弹一样的新的爆炸，煤气、火灾、连续的炮响，种种世界末日的声响。一股黑烟在我们头上散开。臭气。臭气的毒力。这就是战争，一场大动乱。我伏倒在地，双手抱头，周围是东倒西歪的家具，肚子下面是石膏灰。玻璃碎裂了。我觉得好像落进了张得大大的巨大的火山口……觉得天地变得一片静寂，石头陨落，火灰飘舞。不时传来扑扑和嘶嘶声。在头一阵喊叫、呼唤、奔跑之前……我长久处于精神恍惚状态，等待灾难发起新的攻击。我的房子顷刻间土崩瓦解，被深渊吞没。我尤其听到一种风声，一片

黑压压的嗡嗡声，一只巨大的秃鹫擦着我的头皮飞过去。我担心这种疯狂卷土重来。我被一种巨大的恐惧带走，又被它扔下，被一层黑灰压瘪，在失去记忆的当前，在眼下。

接着，焦虑消失了。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展开，一股力量从地底升起。一种由毁灭引起的痉挛的快乐。这是不是神经质的发作？不是，这是一种从孤僻的忧郁中生出的快乐，里面也许夹杂着怒气、报复和遗憾。我对自己说，一切都已毁灭，一切都被砸碎。这整个丑陋和平庸的尘世都已毁灭，都被砍、被抢了。我意识到，炸弹，它也在我身上等着爆炸，这也是我的意愿，它加速了世界末日的到来。死的意愿，永远毁灭的意愿，让人不再谈论我们本人和我们创伤的意愿，把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意愿。

我最后还是伏在地上，我甚至不敢站起来，我就这样往前爬。我感到一种掺杂有焦虑的快乐。我再也不想站起来，再也看不见什么，听不见什么，好像变成了畜生，或者变成了孩子，就在地上爬。耳朵听不见，眼睛看不见。接下来，猛地一下，我又看得见了，也听得见了。我站起来。玻璃窗被砸穿了，碎裂了，成了一根根玻璃尖刺。脚下玻璃碴子吱嘎作响，烟一阵阵涌进房间。我看见了对面大楼的顶端，它被揭去了一大块混凝土挑檐，就像一个白生生的脑壳被截去了肢体，在发黑的涡



形装饰下隐隐地显现出来。那一大块混凝土就倾塌在人行道上，那里原来停着那几个可笑看守的破汽车。我想他们大概被埋在底下，压瘪了，僵硬了。就在这当儿，我看见那上面，那不祥的大楼顶上，有一道裂口，一条砖缝，一直裂到一个打开的窗户。窗口，有一个脑袋在动，张望着。它消失了，又出现了，慢慢地探出来。一个与我的一样的头颅。我大吃一惊。一个巨大的畸形的异常的头颅。底下一个家伙出来了，模样虚弱，形单影只，被恐惧吓弯了腰。听到一些呼唤，一些孩子的叫喊。

于是楼宇间涌出一道巨大的黑浪。一些沉甸甸的装饰迅速膨胀，盘旋着扩张，发芽长叶，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和繁殖力，一种阴森的壮丽向前推进。

我一个箭步离开了窗户。我只有一个想法：逃。逃走。消失。我在套房里转了一圈，拿了一只大皮袋，把衣服和钱往里塞。我冲下楼梯，平台上有一些门开了，一些邻居冒险走到外面。我不认识他们，因为我搬来才几个星期。他们大吃一惊，两眼圆睁，流露出恐惧和惊诧。几条狗吓坏了，汪汪直叫。我逃离了被毁坏的小区……

我朝左转，迈开大步走了一段路，眼界开阔了。突然，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景物，一个怪物，一个硬挺的、长条形的、圆柱形的怪物陡立着，往上伸着。它的基座是一些焦黑的尸骨，罩上了动荡的水汽，闪出道道波纹。到了接近顶部的地方，它摆脱一层轻烟的包裹，

颜色渐渐淡下来，变成橙黄色。这时云开雾散，现出一角青天。在这个三月的傍晚，一切都已尘埃落定，几乎平静下来。那“逆戟鲸”似的巨物拥抱着巨大的塔楼，炭黑色的金属腹部紧贴着砖石的胸部。作为一种大规模的不慌不忙之交尾，真是壮观极了。是啊，尽管有一些东西掉落下来，并且有一些爆裂声，人的喊叫声传来，但是再没有发生什么爆炸，只有几束短短的火苗舔到了弹头。它只是贴着巨大的塔楼，既没有给它开膛剖腹，也没有压着它。那上面，尖头稍稍插进墙体，在墙上开了缝隙，戳了洞眼。整个圆柱就像是一条从深渊蹦出来的巨大海豚。

从这里那里传来一些呼唤，一些呻吟，一些惊呼。一些异常的、断断续续的、混乱的声音，一些感叹。一些弯着腰、伏在地上的人。一些影子从塔楼门里走出来，溜到外面，聚到一起，往后退着，又撒腿逃得远远的，不动了，变小了，看不见了，消失了。还有不多几个男人，几个本来无所事事或者正在做什么非法勾当，被突然一下拉出来的年轻人。我觉得没有真正的恐惧。没有与这个场面相称的恐惧。有的只是混乱，嘈杂，从最初惊愕的沉静中醒过来的嘈杂。

……也许我感觉不到当时混乱和嘈杂到了什么地步，因为我被那个顶部黯淡、好像打了一层霜，又沾上一些烟灰，下面显出动物毛皮上那种焦黄的眼状花纹巨柱吓坏了。巨大的脆弱的支柱，斜靠着塔楼，不但没有把它

压垮，反而柔情依依地贴着它，从头至尾抚摸它，燃烧它，只有头部压得砖石表面开了裂缝。

现在街区的居民潮水一般涌来，聚集在大楼前的空坪上。我听见他们的声音，感受到他们的冲动，他们越来越强烈的骚动——声音、疯狂、呼唤、沮丧、跪在死者周围的一群群人，可是都没有用，我无法摆脱那亲密相拥的景象，那竖起的“逆戟鲸”在死亡中与塔楼相结合的景象。

这是一架飞机的前部。飞机的羽翼折成了好几段，因为撞击，除了残余的一截留在机身，其余的几段都掠到后面，被压成了边缘参差不齐的基座。它抬起机身，使之达到六层楼的高度。有一边羽翼的顶端折断了，脱离了机身，栽下来，宽宽的翼面就躺在地上。机头带着里面的乘客、旅客和死者高高地耸立着，里面装满了死者。我突然冒出这个想法，可是没有什么意义，太空泛。我没有生出一丝真正的怜悯，我只是面对着这个场景，无能地孤独地待在另一个世界。我惊慌失措，六神无主，连自己也不认得了，任何人都不认得了。我匆匆地瞧了一眼死者。他们都被绑在座位上，脖子折断了，像是一串烧焦的木偶。他们一个叠一个，屈着身子，安详地，带着找回的清白，留在这竖立的陨星里面。突然，这句话侵入我的头脑，使我改变了想法。确切地说，这不是一句话，而是一种感觉，一丝不祥的疑惑：“有罪的是它，是飞机！”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，与那个破烂不堪、

黑乎乎的、空心的、没有任何用场的东西给你的视觉截然不同。那只是一截残余，一段遗骨，一根粗刻着黑暗的画面，但是被三月傍晚温柔的阳光罩上金辉、印上霞光的方尖碑。

有罪的，就是那些洞开的舷窗，黑乎乎的，有着烟熏火燎痕迹的舷窗，还有越来越清晰的伤口、伤痕和枯焦的地方。飞机内部大概被一股气流、一股烟和煤气的火流扫过，那些肢体不全烧成焦炭的乘客早就被烟熏的窒息了。我一边感到了离得很近的死亡，看到了被牺牲的旅客，一边又觉得在这根烧成灰白色的大雪茄，这根似乎把死者化成轻烟、平静而致命的大烟斗里发生的事似虚似幻，不是真的。

这个场景是如此可怕，我又逃了。瓦砾越来越多，到处都是——一堆堆垃圾，残砖断瓦，炸裂的碎片，像出土的树根一样盘放的杂物，还有被压碎的蜘蛛，巨大的蜚螂，冒着烟气扭成麻花一样的破铜烂铁，以及大火之中不时迸发出来的东西。煤油味和焦糊味堵得人喘不过气来。风一阵阵地把毁灭的工厂气味、战火硝烟味、让人恶心的气味、可怕的油脂味以及乱七八糟的气味传送过来，其中夹杂着最初的警报声。有一个人满脸是血，由两个行动迟缓的女人扶着，一边踉踉跄跄地走，一边大声叫喊。接下来是遇难者，坐着的，躺着的，爬行的，绑了吊带的，哭泣的或者不出声的，沮丧的遇难者。再接下来是在未受伤的陌生人怀中轻轻呻吟的遇难者。



突然一下开来了十多辆大红和砖红色的耀眼的消防车，就像一些不合时宜的小摆设、小玩具。大片有棱纹的胶合消防帽闪闪发亮，大堆消防衣的黑色橡胶料子反映着红光。开来了许多白色的救护车，它们歇斯底里地鸣叫着，疯狂地闪着灯光，发出无数信号，射出粗粗的光束……各种车辆从四面八方开来，左拐右拐，停下，排成一线，接着一辆接一辆鸣起喇叭，亮起车灯，就像毁灭的黑暗中现出一排排黄金。就在这些车辆停在那里等候的时候，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这种喧闹，这种车灯与警报的交响曲过分了一点，其实毫无必要。不过它们使事件显得更为悲壮，更有戏剧色彩，可以制造出一种惨烈可怖的效果。过不了多久，还有明日一整天，我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方面的报道。必须抓住公众的心，把它抛进一种节日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超验性斗牛场……“次日”，我想，“是啊，一个残酷的节日，一种集体的牺牲，一种祭献的仪式……”

一些外星人打扮的人穿着无可挑剔的制服从车里走出来。一排排紧凑的队伍，一个个威武的大兵。毫无惊异，毫无恐惧，就像是刚参加完一场灯火通明的音乐会。他们冷冷地瞧了一眼，就给自己分配空间和食品，把什么东西都打上格子。既不通融，也无不满足，更无友爱，只是认真地机械地抬出消防泵，在混乱和警报声中细心地完成他们的操作。一切都被拆毁、剥离、炸掉、摘除了。消防队员和医生们清晰的身影迈着矫健的步子，在

灾难现场来来往往，就像在他们熟悉的地方走动。他们找出一个个遇难者，把他们团团围住。他们似乎支配了这个遭到屠杀的世界。

我的目光碰到一件完好无损的东西：飞机的两个轮子，两个巨大的轮子，连在一起的轮胎。两颗巨大的，与其它部分完全分开的，无懈可击的，活动自如的，从某只雄壮的公羊身上割下来的睾丸。

……我全身上下突然变黑了。我走进一个巨大的火山口，内壁沾满了骨灰、烟炱，被咀嚼、被撕割、被研磨、被捣碎的残余肢体，没有任何可以辨认死者身份的东西。巨大的搅肉器，黑森森的藏尸所。在那儿，那焚烧炉中央，挂着一个裸露的被剥离了钢壳的发动机。一大堆黑乎乎的错综复杂的零件、接头、滚筒、管件，隆突的扭扭弯弯的机件、电缆电线。机身滚烫，油乎乎的，冒着烟，发出轻微的爆裂声，展现出一团乱麻似的内部结构。

在那儿，我触及了恐怖的核心。这就是脱离了火海，被三月的光亮照着的飞机完好美妙的艏柱背面。一切都裸露在外面，都被砸碎了、砍断了、挖空了，涂上了一种焦黑的沥青色。无数残渣碎片湿漉漉的，肮脏不堪，有的软绵绵的像是腐烂了，有的则是干燥的，有鳞屑的。成千上万的昆虫断翅折足，烧成了焦炭，就像一只大炉子出的炉渣。

在这里发生了大屠杀的罪行，在这大片黑乎乎的煤粉之中。我的心揪紧了，十分沉重。忧伤、恐惧和怜悯。这就是死亡的景象，一种盲目屠杀的痕迹。好像宇宙使出了全部酷刑，摊出了全部尸体。在我想来，飞机现在失去了它始祖鸟般的庞大体形，眼睛爆出来了，舷窗的眼皮烧掉了，从此成了一个屠杀生灵的火炉。

幽灵已经在纠缠我了，我赶紧打道出来。然而我清楚地知道，我看见了那些残留的行李，那些穿了底的、掀了盖的、胡乱放在倒翻的破烂座位上的箱子。还有那一堆堆难看的、蜷缩在一边、像软面包被烤焦的躯体。

我在烟雾中行走、咳嗽、抽噎，企图走出这个可怕的地方。但是我又碰到了新的残骸、飞机翅翼和纵梁残段，一些救灾的卡车围着这些残骸。还是那闪烁的灯光，还是那鬼哭狼嚎似的警报。稍后一点，是一群幸存者，他们默默无言地站着。再远一点，一些男人跑着，去通知别人，或者求援；另一些人则在兜圈子，踏步子，往回走，唤人。一群群年轻人在游荡。我也碰到了一个孤独的小伙子，他笑着，一种抽搐的冷笑。他匆匆朝伫立在一堆火前的同伴们走去。

我来到一个几乎无人的地段，一个带小花园的广场一角。地上堆着一堆沙子，建着一排柱廊，还有红色的秋千。但是在那儿，我又看见了一堆扭曲的残骸。有一个东西的外形吸引了我的目光，一个长方形的东西。我